

卷二十二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繼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二十二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大部上天日月星雲風

天

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行健，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老子曰：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繼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越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
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
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
之頂騶與麋鹿同羣嗷嗷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人部六 公平 品藻 質文

公平

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左傳曰賈季奔秋宣
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
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
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又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
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禮記曰昔衛獻
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
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頒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韓子曰解
狐薦其讐以爲相其讐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又曰解狐與荆伯

柳爲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作桮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說苑曰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虛子羔因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家語曰澹臺滅明爲人公正無私慎子曰夫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兔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又曰陳平爲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

得宰天下亦如肉矣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

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

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

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漢

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

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又曰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爲群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

有兄弟欲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爲中郎又

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東觀漢記曰耿

嵩履清高之節亂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士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

敗賊盜起宗族在草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升合分糧時嵩年十

一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

安先欲使一兒各往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

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

欲有所私。周生烈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論**魏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日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篤正文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爲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者以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交識；其心不求於言，且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主可以萬世安。是以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雋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況用之於他哉？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惜之可以無患，而恨惜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僞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務宏棄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無苟德，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曾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求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治諫而煞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異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治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亡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也 又曰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鈞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長日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

夫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曾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群臣悅服 袁崧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騏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大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

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遂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干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賊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侖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人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典略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苟令君趙盪寇皆是

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兒趙健啖肉也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該嘗朝士謂無直事反南見戩歎之曰所謂劔則干將莫耶太則倚桐梓漆人則顓冉仲弓也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其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叅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不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郭子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

厭厭如在九泉下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摠角詣鍾士季須臾去
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
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事具職官部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
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荅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
復之咎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
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王大將
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爲豐
年王夷甫恭爲荒年穀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
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日月入懷書 晉徐藻妻陳氏
與妹劉氏書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
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
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
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
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範

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
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輟引
以爲喻耶可共詳之論 後漢孔融汝穎優秀論曰融以爲汝南士勝穎
川士陳長文難融荅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
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
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
守鄧晨晝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
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士
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士雖多
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効詣
閤乞代弟命便飲醢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仁如
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
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
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

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肩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吾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王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置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

也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叔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

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 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耻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聞則躬自答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效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倚豈徒樂毅爲伍哉

質文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實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又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二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禮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珪不琢大琕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䟽而畧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壹獻質三獻文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邠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郎罷 又曰陸賈少有口辯高帝爲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八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參子密諫參參答之曰惠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謂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嗾夫從傍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嗾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敖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嗾夫喋喋利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

嗾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墮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壁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嗾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魏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

式於群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曄曄於廊廟衮冕旂旒易奕乎朝廷冠德百玉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夫和氏之明璧輕穀之桂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不能荅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譖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義以陳

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